

强军路上，

你转身的背影写满深情

因为深爱，所以难舍。因为深爱，所以转身。

这不是难解的悖论，而是两年多来，军改中许多身为“30万分之一”战友内心真实的逻辑。

“老连长”是一棵把根扎在了军营的树，如今自己把自己拔起来，他走得艰难，也走得勇敢。“老班长”在部队寻觅到人生的方向，他不抱怨负伤，他学会了坚强，相信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会活得像一名战士。团政委笃信政工主官台上讲得好不如台下做得好，他留任，他离开，全凭组织一句话。

本想问那几位作者，“老连长”和“老班长”叫什么名字，但最终放弃了。因为，对于他们而言，或许会更喜欢“老连长”“老班长”这样更有军味、更显亲切的称呼；对于这支军队而言，这样的“老连长”“老班长”就在你我身边，何止万千？

“一个士兵，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”强军路上，拼搏是奋进的姿态，转身是深情的选择。正如作者所言：有他们的奉献，这支军队没有理由不更加强大。而强军的征途，一定会刻下他们的名字。

时隔两年多，每当晚上看到天上挂着的北斗七星，我们还会想起当年在福建当兵锻炼时认识的那位老班长，想起和老班长短暂相处的一个月，想起那位老兵平凡又不平凡的经历。

2015年夏天，按照学校的安排，我们从南京到福建的部队当兵锻炼，在“红一连”遇到了老班长。老班长是“老虎团”仅有的几个四级军士长之一，在团里堪称“熊猫”一样的存在。

一天，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，老班长点上烟，娓娓道来这些年的经历。

老班长从小“脚踏黑土地，头顶一片天”，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。入夜，老班长的爷爷常指着天空告诉他，那是北斗七星。

“北斗七星有什么用？”老班长问爷爷。

“冬天的时候，北斗七星的勺子柄指的是北方，年轻时候我跟着部队南征北战，晚上想家的时候，就顺着北斗七星所指的方向望，告诉自己，家在那个方向等着我回去。”

爷爷说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但本可以留在南方的他，因为牵挂黑土地上年迈的父母，选择回到了故乡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爷爷的话一直萦绕在老班长心头，高考落榜的他，选择南下闯荡。

霓虹灯下的城市很美丽。他干过酒店服务员、汽车修理工、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等等。他说，他能够养活自己了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一个夜晚，他独自走在蛇口港的码头，望着对岸的万家灯火，就像满天的星星，可哪一颗是他的方向呢？一抬头，他看见北斗七星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蛇口港的一个公园里，看了一晚上星空。

为了寻找生活中缺少的东西，他拿出所有打工的积蓄，一路向西旅行，一直到了西藏。在路上，他告诉自己，生活的意义不是苟且地活着，心里要有“北斗七星”，这样迷路时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。

3个月，老班长回到家乡参军入伍。

戴上大红花离开家乡的那一刻，他知道自己会像爷爷当年一样，时常在夜里仰望北斗。

部队的的生活日复一日，相差无几。但在部队里，总有一些人，永远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应往何处去。老班长是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类新兵，体能和文化都不强。什么不行就补什么，靠着一股韧劲，老班长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后进到尖兵的逆袭。他说这一年，他白天在训练场上感受生命，练到肌肉拉伤，练到疲惫晕倒，每一次心跳都认真倾听；他晚上在手电筒下感悟生命，路遥、毛姆、托尔斯泰这些名人陪着他，他感觉很充实也很踏实。部队的夜空永远那么明亮，每当看到北斗七星，他都敬一杯茶：老朋友，你又出现了。

当兵的第二年，老班长被团里推荐参加猎人集训。猎人集训是什么？标语上写的是：“谋打赢、谋发展、锻造智勇猎人”，官兵私下里传的是：“训死了就给个烈士”。吃饭是奔袭一个5公里过去的，看慰问演出也是奔袭一个5公里过去的。实弹训练、悬崖攀登、野外求生，考验一个接着一个……

“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”我们问。

“少想多做，天塌下来不是还有高个子扛吗？”老班长答得云淡风轻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留队了呀，之后在一次训

老班长，

愿你的星空璀璨依旧

■刘子俊 许孔利

“政委，不用说了”

嫂子说，老连长有段时间睡眠特别不好，掉头发。

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老连长一样辗转反侧。

有一次，在老连长的办公室里，他拿着一张关于军改的报纸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兵，当然知道改革对部队好，知道不改革就打不了仗……”

是啊，穿过这身军装的人都知道。只是，爱得越深，就越难割舍。

当军改的“靴子”落地，如果真的平静得无动于衷，如果不纠结，如果不落泪，那怎么可能是支有情有义的部队？

政委后来找老连长谈话了。我以为会谈很久，没想到，那天政委和所有人的谈话都出奇得顺利，也出奇得短暂，包括老连长。

老连长后来跟我们“炫耀”，他那天就和政委说了3句话——

“政委，不用说了。”

“你要说的我都懂！”

“要是在平时，我会争取一下，但军改来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！”

他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转业报告。

后来，在单位的改革动员会上，政委把机关为他准备的稿子放到一边，动情地说：“我本来准备了很长的动员讲话，但你们让我感动，让我充满敬意。我不知道还需要怎么动员，你们无愧于这身军装！”说完，政委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。

而我，从那些原本无比纠结，最终毅然决然的“老连长”们身上，看到了改革必成的原因。

我突然想起老连长曾经在全连面前说过的一段话——

“你们可以骂我，可以当着我的面骂这个连队，骂我让你们受苦受累。但是走出这个连队，我决不许任何人损害这个连队，决不许任何人败坏这个连队的荣誉！”

对这支军队以及那些选择转身的战友们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“最遗憾的，是没有带连队上一次战场”

转业干部上交军装之前，嫂子把老连长的军装手洗了一遍，一套套熨好，叠得整整齐齐。“最后帮他洗一次了。”嫂子把衣服打包后交给我，边送我出门边对我说：“有时候看他盯着这身军装发呆，我就特别特别心疼他……”

老连长走之前，带着我们回老连队转了一圈。连队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认识老连长的人几乎没有了。

老连长指着门口的一棵树跟哨兵比划说，当年栽的时候，这树才这么高。哨兵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木讷地说了一句：“哦，老兵，你也是这个连队的啊？”老连长笑笑：是啊。

我说老连长走得是伤感还是洒脱。当时，他的名字还刻在连队的荣誉室里。连队后来转隶移防，营区交给了别的单位。

那天，我们在连队门前合影。老连长突然说，最遗憾的，是没有带连队上一次战场！

敬礼，老兵

老连长选择了自主择业。走前是正营职，军龄满18年。嫂子的工作也顺利地调动了，孩子跟随父母到了新的城市，上了新的学校。

老连长开始了创业之路，我给他网购了一本讲述任正非成功创业的书。一切似乎都重新开始了。

但我相信，这支军队有千千万万老连长这样的军人，军改当前，因为深爱着这身军装，所以不舍，所以迟疑，但当需要他们最终做出抉择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，他们会毫无怨言，他们会走得洒脱，他们会走得勇敢。

有他们的奉献，这支军队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强大呢？

敬礼，老兵！为了你们的付出和强军的辉煌！

“最美一公里”。

留任期间，我带领“一班人”深入一线调研，确立了“实战化训练，精确化保障，规范化管理，人性化服务”的工作思路，在部队叫响了“扛着红旗找差距，抬高一尺谋发展”的口号。5月份，单位受领上级“三长”集训3个课目汇报演示和2个正规化管理现场观摩任务，特别是后方仓库营区应急分队处突课目，没有现成样板，没有具体标准，没有经验借鉴。焦裕禄曾说：“干部不领，水牛掉井。”为做好示范引路，我和班子成员吃住帐篷，和官兵一起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；发动大家建言献策，设立“金点子”奖，经过一点一滴推敲、一招一式精练，探索出后方仓库应急处突的新路子，受到上级首长高度评价，并在联勤部队推广。一名党员一面旗，在党委一班人的示范影响下，官兵工作标准不降、训练干劲不减、工作作风不散，团队一如既往充满虎虎生气、融融暖气和堂堂正气。7月1日，团队党委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党委。

我离开部队那天，官兵们自发列队欢送，脸上挂满晶莹的泪花。我知道，自己向组织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案。

挥别军旅，军号依旧在耳边回响，战歌依旧在胸中激荡，党旗依旧在心中高扬。军装已脱，本色不改。身为党员，我依然时刻准备着，只等组织一声召唤！



老兵e家 等你归队

本版摄影：孙明建、罗秋武

版式设计：方 汉

聚焦·本期策划

老连长，敬你的伤感你的洒脱

■钱宗阳

两年多来，军队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同时，在改革强军的大潮中，陆续有将士们转身离开。

今天，改革仍在继续。最让我想念的，是那些转身离开的战友，特别是我的老连长。

“没错，我就是那个‘30万分之一’”

“确定转业了！没错，我就是那个‘30万分之一’，以后会在大理发展，欢迎大家来洱海看我。”

去年的一天晚上摆弄手机，看到老连长发的这条朋友圈时，我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。

他是我下连的第一任连长。圆脸，小眼睛，说着很不地道的普通话。

去连队报到那天，我和几位同学从省城一路坐车，翻山越岭来到全师最偏远艰苦的一个单位，身旁不太习惯云南山路的同学吐得稀里哗啦。终于，我们在一个隐蔽的山坳里，看到了一片沾满泥巴的迷彩帐篷。

连长就是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脸上挂着一副“又有人来陪我受罪”的“幸灾乐祸”的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连长虽然笑起来让人感觉不爽，但真的是个好人。

像我们这样的新排长下连队，免不了要被连里的干部、战士“考察考察”“考验考验”。同一批分下来的新排长聚在一起，大家总绘声绘色讲起自己在连队的遭遇，然后又愤愤膺地发几句牢骚解气。我就比较“惨”了——没什么可说的，连长对我们新排长确实不错，照顾有加，没说过一句重话。

但连长没少教我东西。我的参谋业务、公文写作水平和体能素质，很大程度上是在那个时候提高的。

后来，我去了机关，连长也调了职。分别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连长的宿舍里涮火锅。连长满脸通红地对我们说：“好好干，把我们拍死在沙滩上。人固有一死……”

连长在说胡话了。

他是战士提干，抓训练和管理很有一套，连队官兵都很服他。他有时候很霸道，有时候又很自卑，比如他总说“部队的明天是你们的”，眼神里藏着哀伤和不服；你们这些人，跑5公里没几个跑得过我！

不过，连长终究是要走了。那天，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：军改，真的来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军改的痛。我知道，连长其实不想走。

绝不是因为他们不优秀

那天，我和战友约好了在当地最好的饭店，请连长和嫂子好好吃一顿。去之前有很多话想说，上了桌却觉得气氛很尴尬。

那年年底，许许多多和老连长一样的军人，想走的，不想走的，因为军改，脱下了军装。

绝不是因为他们不优秀。

连长带我们连的时候，没有服过谁。有人说，我们连的兵，在营区里是横着走的。“横”是有资本的，每次比武，我们连都要拿一大堆奖牌回来。但是因为单位改革，年龄大的、学历层次低的、职务晋升碰到“天花板”的、专业受限的，都面临转身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见连长有那么大的情绪：“从当兵开始，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再麻烦的事我都干得好，再大的苦我都吃得！我带的连队不差吧？去别的部门，我不会就从头学，天天跟在新干部后面问问题，现在不都学会了吗？改革，编制冻结不让调职，好，我不调职，我天天加班干活。你们说，我对得起部队吗？对得起吗？”

那天，嫂子一直拉着连长的手，默默地往他碗里夹菜。分别的时候，嫂子小声地说：“你们别见怪，他太舍不得了。”

我们点点头，目送着他们慢慢走远。

我至今还记得连长那句话：“只要别让我脱这身军装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！”

连长是真的痛啊！

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”2016年年初，全党正式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之时，正值担任团政委满4年的我面临进退留之际。

“走留听从党安排，胸有壮志天地宽。”曾几何时，给一批批服役期满的老兵做思想工作时，我总在讲台上用这句话鼓励官兵。那时，当组织征求自己走留的意见时，说实在话，我犹豫了。

回想26年的军旅生涯，训练场上摸爬滚打，巡逻路上日晒雨淋，抗击冰雪一往无前，野外演习炮火硝烟……钢枪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，打赢成了我毕生的追求。然而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次体系的重塑，也是一次结构的重组，必然涉及到许多官兵岗位的调整变化。

我深知自己可以申请留队的理由：广州军区十佳优秀旅团单位主官、副师职后备干部等。但改革强军的号角吹响，走留考验着我作为军人的忠诚。

群众看党员，党员看干部，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关键在领导带头、以上率下。是的，作为党员领导干部，作为部队政工主官，我不能天天对着官兵讲忠诚是党员的底色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，涉及到自己的前途命运时却向组织提要求、讲条件，讨价还价。每名党员干部都必须坚决维护改革强军这个“大

最美的「最后一公里」

■罗克军

